

Chapel e h. Kepre, h. Hobart
Noort; h. Cygnet, h. Nept
yees no. Komu h. Nept
olade nandy na Hobart
h. Bamjuel. Be nandy nandy
In cary no dero
Korwood Nandy h. Hobart
no nandy h. Bamjuel.

柴
霍
甫
評
傳



柴霍甫評傳

弗里采 著
毛秋萍 譯

開明書店出版

目次

第一節

少年時代的柴霍甫和他的家庭 柴霍甫小說的背景——貧困悲苦的生活和鄉村平凡的情景

三

第二節

柴霍甫——是科學的擁護者 宗教思想的死敵 醫學的研究對於柴霍甫作品的影響 柴霍甫所要寫的——就是社會的病態

一五

第三節

柴霍甫初登文壇的作品——滑稽小說 一八八七年後的柴霍甫的作品——放棄滑稽小說踏上文藝的大道

二三

第四節 二九

柴霍甫戲劇第一次的成功 柴霍甫不滿意當時的劇院

第五節 三四

八十年代的柴霍甫不相信革命，稱革命爲「剩餘的人」 八十年代柴霍甫作品內在生活的特徵——知識份子的徬徨，厭世主義以及托爾斯泰主義的宣傳

第六節 四四

柴霍甫與農民 柴霍甫的鄉居，認識了農民窮困的生活 鄉村的生活給柴霍甫的印象

第七節 五〇

九十年代的柴霍甫——是個托爾斯泰主義的反對者

第八節 五五

柴霍甫諷刺「民粹派」爲「六十年代的人」

第九節 六〇

柴霍甫熱心濟荒 國外旅行給與柴霍甫的印象

第十節 六九

「六號室」裏所描寫的是什麼 「套中人」是專制官僚的隱喻

第十一節 七五

依凡諾夫與「決鬥」「黑骨」與「白骨」是文化的分野

第十二節 八二

九十年代俄國社會經濟變動對於柴霍甫作品的影響 柴霍甫作品中日暮途窮的貴族生活

第十三節 八八

「實際工作中的「警」與「女人的王國」 九十年代新與布爾喬治是柴霍甫作品中描寫的

對象

第十四節 九三

柴霍甫不相信鄉村公社是農民的救星 柴霍甫對於農民的愛護和失望

第十五節 九七

九十年代勞動者的生活引起柴霍甫的注意 柴霍甫作品中貧苦孩童的生活

第十六節 一〇〇

「海鷗」的失敗打落了柴霍甫寫戲劇的興趣 主角特里勃列夫便是柴霍甫的化身

第十七節 一〇七

柴霍甫在耶爾賽別墅中的生活 柴霍甫與青年高爾基

第十八節 一二二

柴霍甫不滿意於當時的社會騷動 柴霍甫歐遊的感想

第十九節 一二七

柴霍甫贊揚自由主義的報紙 柴霍甫與高爾基的撤職

第二十節 一二三

自由主義運動反映在柴霍甫的作品中 柴霍甫晚年小說裏人物——都在瞻望着自由之神的

到來

第二十一節 一二七

「海鷗」的成功重新提起柴霍甫作戲劇的興趣
「櫻桃園」是柴霍甫戲劇唯一的偉大的新收穫

第二十二節 一三二

柴霍甫作品中的商人生活 柴霍甫在文藝領域內奪得了「櫻桃園」

第二十三節 一三六

柴霍甫理想中「光明的將來」 柴霍甫之死

第二十四節 一三九

「櫻桃園」是柴霍甫文藝活動的總結，也就是他本人的自傳
「文藝界的幸運兒」為什麼心憤不安

第二十五節 一四六

柴霍甫的作品不是他個人的生活和思想的產物，而是社會的意識和社會的現象 柴霍甫是印象主義的作家

第二十六節

印象主義的特徵——作品形式——是短篇創作 柴霍甫作品的來源

一六〇

第二十七節

柴霍甫的社會階層 柴霍甫作品的風格——寫實主義進化到印象主義

一六五

柴
霍
甫
評
傳

第一節

少年時代的柴霍甫和他的家庭。柴霍甫小說的

背景——貧困，悲苦的生活和鄉村平凡的情景。

我們拿起筆來寫無論那個作家的傳略，究竟該敘述些什麼呢？

很顯明的，主要的任務，就是應該說明某個作家（連柴霍甫在內）的主顯形態，以及其作品的特殊性；其次，一方面，應該探求出作家作品的發展所包含的一切新領域和新的生活現象，另一方面便應該指示出作者의 思想和宇宙觀的改變，因而他的作品的思想內容也隨之改變。

作家傳記的任務還應該注意的，就是傳記不應是純粹個人的記事，而應該把作家個人和時代連繫起來，——他生活和創作的歷史的客體環境，這才是作家傳記的張本。有了這樣，才能給作家和他的作品一個精密詳細的探求。

因此，傳記的任務，是要揭示出作家藝術作品的內在規律性，這意思就是說要揭示出藝術有機體（Organism）的唯一的整體的社會基礎，這才是傳記的真諦。

安托·拔夫洛未茨·柴霍甫（Anton Pavlovich Chekhov）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愛索夫（Азов）海邊的泰甘廬地方一個平民家裏。

他的祖父——耶果爾·米漢洛未茨·柴黑——是采爾托考夫地主的農奴，在農奴解放以前，柴黑用三千五百盧布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贖回來，一八四四年這位農奴的兒子保羅·耶果老未茨——就是柴霍甫的父親——遷到泰甘廬地方去住，開始在那裏經營雜貨生意的小鋪子，過了三十年自己開設了一個商店，在耶勿根尼·稚考夫列宜莫洛熱夫地方，他同泰甘廬一個商人的女兒結婚，後來生了五個孩子——亞歷山大、尼克拉、安托（即柴霍甫）、伊凡·米漢爾和女兒瑪麗亞。

他們的家庭是道地的平民家庭，父親教訓兒子的家規，尤其是孩童時候的家規，是

「掌頰，批頸，鞭笞，成爲他的父親保羅。耶果老未焚的日常家訓」——長兒亞歷山大說，兒子們畏懼父親猶如「烈火」。

父親是耶穌教的信徒，以耶穌教的教條諄諄的教訓兒子，並且常常在私宅裏作宗教的祈禱：

「每禮拜日——米漢爾·柴霍甫的敘述——全都要到教堂去禱告，從教堂回到自己家裏，還得費很長久的時間去唱讚美歌，焚着香，父親或某個兒子讀着聖經和短頌歌，隨後，大家合唱起讚美詩和聖歌，每天早晨，必須早禱，全家都須合唱希臘的讚美詩。」

兒童時這些情景，很牢固的印象在作者的腦海裏，無論在他的書札裏，或在他的作品裏，都表現出來。作者常把他兒童時的回憶，寄托在他的作品裏的人物身上如在三年這篇小說裏一個大商人拉布特夫的敘述：

「我記憶起，父親起初教訓我只是單純地一味地打，我那時還沒到五歲，便須同大家一起早禱，吻牧師的手，闔家讀讚美歌。」

此處是借拉布特夫的口述，實際上，便是柴霍甫自身。

作者在兒童時雖受了宗教的培養，但在作者後來的生活裏，決沒有引起任何信仰，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自己的作品裏，沒有隻字半句是接近自己兒時所受的教育，沒有任何行動是接近宗教哲理的運動或團體的，這幾個小犯人——柴霍甫和他的兄弟們——在自己兒童時已經感覺自己是超宗教的，什麼禱告和聖歌，自然對他們不會發生什麼興趣。他對於宗教教育的結論是——「現在我不相信有任何宗教的存在。」這句話在他的人物拉布特夫口裏不斷地重複着。

保羅·耶格老未茨不僅約束他的兒子十分嚴格，不僅灌輸他的兒子要敬信上帝，而且他——這位真誠的平民——還要求他的兒子，雖是乳臭未乾的少子，也得分擔家庭的瑣務，譬如，小孩們對他祖父的關係，小孩們從早就該守候在茶鐺旁邊，有時還須替大人記錄，稱量黍穀的多寡。直到進了中學，當回家來的時候，還得聽從父親的指示，從早到晚，站在鋪子裏按照一切商人的規矩，照理商品的買賣。

「只要不是唯心論者——作者一個哥哥寫的——誰都不會相信能使小孩子們會一絲不差的認識一切貿易的情形，度量的一切商人的伎倆。」

後來雖然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柴霍甫常常記憶起幼年時家庭壓制的情況，家庭驅使他去做商人，又怎樣想擺脫了牠，他把這些情形借他小說中人物的口宣示出來。在三年這篇小說裏，由人物亞列克西·拉撲持夫所說出的話，可以看出這點：

「他被驅使到商店裏，那時他方才七歲。」

「那時他已經進了學校，午前是在學校裏學習，但從午餐後直到天黑，便須牢牢地關坐在商店裏。」

由柴霍甫的信札裏，常常可以看到他憂傷的情緒，憂傷情緒的產生，自然由他的環境造成，他四週的環境，大都是貪戀着戈比的，而且常常談論着戈比——如像在我的生涯裏人物伊凡·普洛仁涅夫的敘述中，便很顯明地表現出這點；其實正是柴霍甫過去生活的重述，伊凡說道：

「我們家裏，常常囁囁着：錢是多麼可寶貴啊！戈比，盧布必須好好地儲藏起來……等等。」

雖然這個平民家庭的家規是十分嚴肅的，帶有宗教的儀式和商人的氣味，遺留給作者未來許多不愉快和窘迫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作者從他雙親那裏繼承了不少的藝術天才，柴霍甫的父親無疑地是賦有美術的興趣和天才的——他喜歡歌曲，（當然是宗教的）喜歡去指揮音樂隊，懂得繪畫——在雅爾坦（在黑海之濱，景色如畫，是俄國的名勝，沙皇時代，爲貴族闊人避暑的地方，現在已改爲公衆休養所了。在那裏有柴霍甫的別墅和圖書館，至今還保留着。）柴霍甫的圖書館裏，還保存有他父親畫的一張「聖像」。他的母親是一個最會講故事的太太，她的一個孩子曾敘述這件事情，「小孩子大家都十分高興聽媽媽講故事。」他父親繪畫的興趣和母親講故事的天才，遺傳給他們所有的兒子，所以亞歷山大·安托和米漢爾是著作家，尼克拉是藝術家，而瑪麗亞是音樂家。

柴霍甫兒時曾在一個希臘的初級小學裏讀書，後來進了中學，但他學習很壞，特別是希臘文糟糕，（如像我的生涯裏伊凡·普洛仁涅夫一樣。）曾有兩次學期考試沒有

及格。安托·拔夫洛未茨在最後轉入中學那一年，他的學習才有很大的進步——此時他的家庭移開了泰甘廬，只有他一個人留在此地。他突然脫離了家庭苦役式的束縛，感覺着自己是多麼的自由和適意呵！雖然當時還有教師們對於他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的管理（當然指「古典派」的制度的限制）但在他看來，已經不算什麼了，一切這些教師們的姿態，他後來在一篇小說文學教師裏，描寫得淋漓盡致。他的二十多個教師中，尤其是一個教師戴亞科諾夫，給他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在套中人這篇小說裏，安托·拔夫洛未茨十分熱烈地記憶着這些宗教的教師，記憶着學生們常常賜給這些教師們的談話的綽號。如在這篇套中人的主角——希臘文教員皮理國的描寫：

「希臘文教員皮理國死在我們城裏，那真比馬美娜要希奇得多。你一定也聽人家提起過這樣一位先生。他不論天雨天晴，總是穿套鞋，穿溫暖的棉衣，手裏拿一把傘。他的傘有一個傘套，他的錶也有一個灰色羊皮的錶套，拿出鉛筆刀來削鉛筆的時候，還有一個刀套；他的臉似乎也有一個套子，因為他的臉總是藏在翻轉的領子下面的。他戴一副黑眼鏡，穿一身法蘭絨的外衣，羊毛蓋住耳朵，上馬車的時候，一定要吩咐馬車夫把車蓋撐起來。總之一句話，這位先生無往而不用其套子，連他自己也成了套中人，自己孤獨，與